

# 難忘的蘭陽往事

文·圖片提供／李金成

離開蘭陽故鄉三十多年，往事仍歷歷在眼前……

**離** 開家鄉——宜蘭已經三十多年了，因回鄉的路途遙遠，一年難得回去幾次，雖然故鄉的印象逐漸模糊，但對家鄉關懷之情，卻未曾稍減。每當聽人讚美宜蘭是個山明水秀、民情純樸的好地方時，心裡的喜悅就油然而生，像兒女對母親的愛戀一般。

## 快樂少年時

我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宜蘭市，到三十四歲才因工作調動遷居至南投。在家鄉的漫長歲月中，嚐過許多辛酸、苦辣、悲歡的滋味，唯獨少年時代那一段唸書、玩樂、織夢的往事，在已邁入古稀之年時，卻仍記憶猶新，也是蠻有趣的。小學上的是專收台灣人的公學校，我在校品學兼優，惟因家境清苦，不可能繼續就讀學

費昂貴的中等學校，但班導師認為我是可造之材，極力遊說家父同意我升學未果，仍把我編入升學輔導班來教導，但因該班除使用公學校課本外，還兼授日本人小學校主要課本及使用參考書補強，這些額外開支家裡無法提供，致使我成為班上的孤兒，被人輕視，座位也被移到最後排的角落。一年後轉回原班時，原來的同學卻視我為被淘汰者而疏遠我，影響了我的情緒，導致成績退步，深深地體會到人世間的不公平和貧苦人家的悲哀。

不升學雖然不幸，但相對的可擁有較多時間做其他活動。放學後大家會聚在一起玩球、賽跑等。在物質缺乏的時代，我們買不起球具就動腦筋設法解決，例如：想打棒球而沒有手套時，會改用網球用的球，

配以木棍或竹竿，一樣可以高興玩；玩躲避球時，只要手上有較大的球，不管是排球、足球或橡皮球，都可派上用場；賽跑方面，我們喜歡到郊外玩團隊追逐戰或者組隊到野外探險。平時上學穿鞋，放學後就是「赤腳大仙」。當時的宜蘭市除了中山路是柏油路外，其餘差不多都是石子路，經常赤足走的人腳底會變得厚實、耐磨、不會痛。最有趣的是不知那位同學聽來的妙方

「多踩牛糞，腳底會變厚」



▲杉山校長先生

►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宜蘭市中山國小（原名宜蘭公學校，後改宜蘭市旭國民學校）。



▲校旗

## 徜徉蘭陽

## 徜徉蘭陽

，於是一發現牛糞，大家莫不爭著去踩，不怕髒也不怕臭，至於有沒有效，就不得而知。

## 孩子的天堂

原先我們活動地點是在學校、公園、廟埕。因為學校操場人擠，常為爭位置而吵架；到公園嘛，樹木會遭殃，我們不但爬樹，還學「泰山」影片的動作——在樹上綁繩索，從這棵樹盪到另一棵樹，樹枝因而折斷，公園管理員那能容許這一群頑皮小孩的胡鬧，每回看到我們就氣沖沖拿竹棍追打，但我們的行動更快，馬上逃之夭夭，過後又再回來，讓管理員疲於奔命，後來因自覺有愧就不敢再做了；而寧靜的廟埕也被我們吵得天翻地覆，躲迷藏時還會跑到廟內，廟公生氣就拿掃把來趕。

最後我們把玩樂舞台移到宜蘭河邊的堤防，這裡場地廣闊，又沒人干涉，因此成了孩子們的天堂，尤其從中山橋到

慶和橋（後來才建造，當時河面寬，要到對岸須涉水或撐鴨母船過去）這一帶灌木、茅草叢生，野生芭樂樹及其他雜木矗立其間，多種昆蟲在此繁殖，自然引來許多鳥兒覓食、築巢，繼而蛇類也出沒，更有捕蛇人前來獵捕後賣給蛇肉店。儘管這裡蛇多，但我們並不怕，有一次發現一條粗大錦蛇盤旋在樹幹上，正在消化吞下去的獵物，我們撿起石頭一打，蛇就快速溜走；另一次見一條眼鏡蛇經過草地，我們一喝並作打擊狀，蛇就昂起頭，頸部鼓得扁扁，口吐蛇信，嘩嘩作聲反撲，我們嚇呆了，不敢輕舉妄動，而蛇也就垂下頭迅速逃入草叢，事後回想當時情況，我們應該儘快離開才對，反而去招惹，實在太皮了。

## 台北就讀夢

當年，堤防內側的宜蘭河河面寬，水量豐沛，魚蝦也多，



民國三十二年李金成（站立第二排右起第二人）於宜蘭市旭國民學校高等科畢業。





攝影／林枝旺

對《源》的喜愛，說實在的，一句話是不夠的。

她不似一般企業刊物的古板、老套。相反地，她充實的內涵如她美麗的封面，讓我深刻瞭解台灣之美實非我淺薄所能見，這些都是前輩歷經千辛萬苦，走過千山萬水的烙印。

——工研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

給真心守護這塊土地的文字工作者——《源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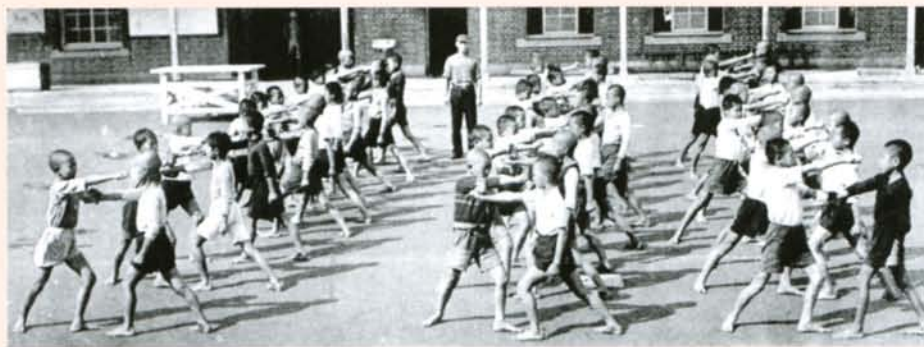
“問渠那得清如許，為有源頭活水來。”

感謝有你們，讓我更能貼近這塊土地，感受它的深呼吸。

——林薈英（台北市）

《源》圖片精美，報導深入，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刊物，可稱得上是“小而美”的國家地理雜誌，希望能“源源”流長，再接再勵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
——李培生（台北市商業會，台北市）



在宜蘭市旭國民學校上體育課。

既可在河裡游泳、捕魚，也可在岸上垂釣，在水文站汲水口處的水泥板塊下蝦子更多，這個好地方豈可與他人分享呢！可是有一天竟有我家附近日本宿舍的三個小孩在那裡釣蝦，我們立刻加入，可是地方狹窄，那裡容得下六、七個人，於是衝突開始，雙方以日語互罵「馬鹿野郎」，突然其中一個日本小孩竟用標準台語罵「三字經」，这下子我們火大了，想找一句相同的日語來回敬，可是竟找不出話來。接著彼此就在草地推來推去打起來，還好雙方以徒手推打，沒有發生意外，最後大家才悻悻的走開。

小學畢業後家境已稍轉好，

我才得以升入收費較廉的高等科（相當初中），由於年歲增長，懂得珍惜難得學習機會，於是勤讀課本及課外讀物，成績因而大進。有一天聽說有位同學的哥哥以自修方式，考取台灣總督府普通文官考試，便暗下決心追隨，遂與有志一同的同學互相鼓勵一起奮鬥，大家交換參考書及全套中學函授教材來閱讀，對我的幫助極大，這個時候是最辛苦，也是收穫最豐碩的時期。

記得在最後一年，有同學相約畢業後到台北半工半讀（夜間中學），為了要先存一筆錢備用，我們就找到宜蘭河中的一塊沖積地來開墾，課後荷鋤去除草、挖土、播種、澆水、

施肥，同時在一旁以稻草搭蓋的簡陋遮陽棚休息、闊談、編織白日夢或朗誦著名的漢詩：「男兒立志出鄉關，業若不成死不還……」自勉。眼見所種的菜一天天長大，心裡真高興，我們估算收成拿到市場賣得的錢，存起來可作為以後到台北的奮鬥基金。可是天有不測風雲，在快要收成時，颱風來襲，宜蘭河水氾濫，菜園流失，一切歸於烏有，讓我們欲哭無淚，難過許久。雖然赴台北升學的計畫最後未能實現，但那段築夢時光是我少年回憶點點滴滴中最甜美難忘的一頁。

源